

# 天鹄

副刊

主编：文天心  
责编：于晓琳  
执编/版式：石琪  
美编：倪海莲

投稿邮箱  
hljbte@163.com

## 一枝一叶总关情(组诗)

□吴宝三

### 冰凌花

雪原似一页宣纸  
铺在林海的怀中  
呵，宣纸润湿了  
现出朵朵开花的冰凌  
你编织着春天的彩画  
冰雪孕育的生命  
小小黄花闪烁着希冀的光芒  
让深山迸发出一片诗情

### 达子香

土生土长  
满山满岭  
为驱寒叫唤春风  
你开在山里人的心田  
花香飘入梦境  
不是红得发紫  
紫色本是天生  
你同爱你的人一样无言  
把炽热的情感汇进山溪叮咚

### 山槐

当春花绽放  
你还没有抽叶  
当你盛开  
满山举起硕大的花朵  
举目眺望大片阔叶林  
和枝条上的团团白雪  
那是你拎着一串串银铃  
招来蜜蜂  
摇来香甜的季节

### 山雀

山雀衔来一粒松籽  
落在山坡上的新生林  
这来自密林深处的邮递员  
投寄一封绿色的信  
信封上写着泥土  
信笺上写着初春  
哦，山雀定然盼我们的双手  
给万岭千山投下大片绿荫

### 山丁子树

不梦两湖不慕西蜀  
甘愿长在山谷  
喜在北国乐在严寒  
宁死也不离开养育的故土  
不似红松、曲柳、核桃楸  
愧不能做擎天的梁柱  
报效山岭——为母亲  
献上一串串透红的珍珠

# 唐诗中的马

□刘金祥

那是一段被马蹄声轻轻唤醒的遥远路途。当人们翻开泛黄脆弱的诗卷，最先奔来的无疑是盛唐的马。唐玄宗开元二十九年(741年)，青年才俊杜甫遇见房兵曹的胡马，起笔落笔便是“锋棱瘦骨成”。杜甫不欣赏马肥硕的腰身，也不喜欢光滑的皮毛，他青睐和赞赏的是马的身骨——峭拔嶙峋、锋棱突起的筋骨，这才是力的原形，是速度的化身。

当代已故著名古典诗词大家叶嘉莹先生说，杜甫尤喜骨格突兀的瘦马，厌弃和批评唐代画家韩干画马“画肉不画骨”，使骀骀气荡然无存。这已经不单是审美的选择，更是对生命质地的理解与感悟。只有瘦，才能把多余的剔除；只有骨，才能在寒风中挺立。于是“竹批双耳峻，风入四蹄轻”——耳朵如同斜削的竹筒，那是千里马的标志；狂风不是从马匹身后生起，而是在蹄间骤然大作，如同速度将气流撕开一道豁口，反过来充盈了奔跑本身。但杜甫诗歌追求的并不止于马的外形。他真正让人心头一颤的是那句话：“所向无空阔，真堪托死生。”马匹不再是工具，不再是从甲地到乙地的交通工具，而是一个可以交付性命的朋友。尽管道路是未知的，险阻是无尽的，但这匹马眼中没有不可逾越的距离——这不是对其能力的夸耀，这是对其德性的定义和确认，所以，孔子说：“骥不称其力，称其德也。”杜甫让这匹胡马承载了儒家的理想人格：忠诚、勇毅、不负所托。这是盛唐的马。那时的诗人相信，良马当配英雄，英雄当济天下。唐代诗人万楚在《骝马》中写道：“汗血每随边地苦，蹄伤不憖陇阴寒”；南朝梁国诗人王僧孺在《白马篇》结尾深切吟咏，“不许跨天山，何由报皇德”。马是边塞的影，是功业的足，是尚未冷却的血。它们是“豪气发西山，雄风擅东国”的慷慨激越，是“骁腾有如此，万里可横行”的自信干云，是一个时代向上生长的筋脉和骨节。

但马并非总是奔向天山的。中唐的一个夜里，“诗鬼”李贺伸手敲了敲一匹瘦马的肋骨，居然听见了铜声。那是元和年间，一个自称“唐诸王孙”的青年，因父讳不得举进士，只得做了从九品的奉礼郎。他在祭祀仪式中看着权贵的鞍辔流光溢彩，转身写下：“此马非凡马，房星本是星。向前敲瘦骨，犹自带铜声。”房星是天驷星，是王者明暗的征兆。李贺把这顶星冠戴在一匹瘦骨嶙峋的马头上，不是讥讽嘲弄，也不是自誓自况。他太清楚自己的真实处境了——这组《马诗二十三首》，写于属马的诗人短暂生命的暗夜，每一匹都是他灵魂的切片。其二的饥马、其四的瘦马、其六的病马、其九的折骨马、其十一的盐坂马……它们不是在奔跑，而是在默默地承受。“午时盐坂上，蹭蹬溢风尘。”这是千里马拖盐车的历史典故，李贺把自己放进了那个烈日下的坡道：伯乐已逝，骏马蒙尘，宫里的内马披着银鞴刺麒麟，而神骏只能在西风中折断。但他没有让这匹瘦马死去，而是赋

予它一个铜质的灵魂。骨头可能会折，但敲上去依然发出铿锵之声——这是对命运最诚实的摹写和最倔强的回答：你可以把我饿瘦，但不能让我变贱；你可以把我压弯，但不能让我变哑。如果说“诗圣”杜甫诗中的胡马是“向外”的，指向万里横行的功业；那么“诗鬼”李贺的马则是“向内”的，指向怀才不遇的幽愤与不肯屈服的自尊。杜甫说“真堪托死生”，是把命交给马的信任；李贺说“犹自带铜声”，是把命收归己身的孤绝，二人一个愿托，一个自证。而在这两种姿态之间，中国诗歌中马的形象完成了从“物”到“我”的转折。马不再只是被观看、被骑乘、被寄托的他者，它成了诗人的骨血，成了境遇的隐喻，成了那个“无人织锦鞴”却依然不肯低头的自己。

杜甫最终还是老了。四十七岁那年，杜甫辞官西行，岁晚天寒，关塞深。他骑着一匹老马，走得很慢很慢，慢到能听见彼此的喘息。他写下《病马》：“乘尔亦已久，天寒关塞深。尘中老尽力，岁晚病伤心。”这是一匹瘦马。没有锋棱的骨相，没有批竹的峻耳，没有风入四蹄的轻盈。它只是一匹普通的瘦马，毛骨与众无异，驯良到了近乎卑微。但杜甫没有嫌弃它。他说“物微意不浅，感动一沉吟”——你虽然如此卑微弱小，却把全部力气和所有能量都给了我；我心中忐忑、沉吟不语，是因为不知如何才能承担起这份情意。这是杜甫晚年的马。不再是“万里可横行”的期许，不再是“与人一心成大功”的豪情，而是陪伴、是承受、是同病相怜。那个曾将生死托付给胡马的青年，如今成了被老马托付的老人。他在这匹病马身上看见了自己：老了，患病了，无用了，却依然驯良，依然忠诚，依然在尘土中尽力前行。叶嘉莹先生说，杜甫写马其实是写自己的一生。从《房兵曹胡马》到《瘦马行》到《病马》，马的形态随诗人的命运一同衰老。那匹从大宛来的胡马早已消失在岁月的风沙里，只剩下这匹皮毛粗糙的老马，在陇地的寒风中陪他走向生命终点。但这不是衰败，这是完成。杜甫在不是的身上懂得了儒家的另一种德性：不是建功立业，不是兼济天下，而是承受，是忍耐，是“尘中老尽力”之后依然不离不弃。孔子说“骥称其德”，这德不仅是勇毅，也是驯良；不仅是托死生，也是共患难。

马在古诗词中从不是纯粹的动物。它是相马经上的图样，是战场上的影，是驿路上的汗，是盐坂上的蹄印。它是功业的欲望，是不遇的悲愤，是暮年的苍凉，是一个诗人望着另一匹老马时说不出的沉默。杜甫瘦硬如锋棱，李贺瘦之带铜声。两种质地，两种人格，却同是士人风骨的绝响。马不过是他们借来的皮囊，真正奔跑的，是他们那颗不甘平庸的心；真正负重的，是他们那副不肯弯折的脊梁。今夜读诗，仍能听见清晰的蹄声，有的奔向大漠，如雪中银钩；有的困在盐碱，喘息如诉；有的立在冬寒朔风里，四蹄已老，却还在等一个即将到来的早春。它们是马，又不仅是马。

它们是每一个时代里，那些瘦骨嶙峋却不肯低头的灵魂。

# 春至雪融时

□阎逸

音了，时间就这样流动着，带走了一些什么，又带来了一些什么。

只是，春天是如何精神漫游的？仿佛一切都在暗处，我们，时间，梦想和欲望，都是在暗处。不知不觉一抬头，呀，天色已经暗了下来，已经很晚了。坐在路边长椅上的老人茫然地望着四周，望着一盏盏昏黄的街灯，望着来来往往的行人，望着天地间那块突然被扯起来的灰蒙蒙的幕布，望着内心深处的自己，不知想些什么。时间、自然和宇宙都在暗处运行，一刻也不停息，只要你站在那儿或坐在那儿，就开始了人生的退步。有篇很著名的小说《退步主义者》，里面有句很著名的话：“人类必须退步。”艾略特先生说：“艺术毫无进步可言……”这里的“艺术”可以置换成任何一个词。

就这样，这些日子依然不断消耗着，读那些并非必要读的书，写那些并非必要写的文章，想那些并非必要做的事情。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，也不是所有伪装的东西都能露出真容。就像这个不似春天的春天，早晚带着四处游移的冷，时而蹲伏在阳台上，时而站在街角边，时而又躺倒在床铺上，与早早停止了供应的暖气遥相呼应。春寒料峭，冻人不冻水，雪却是融化得有些迫不及待，三月的梦幻里泥泞一片。

中央大街上的游人依然以外地人居多，他们忙着买各种小纪念品，忙着吃糖葫芦、烤红肠和马迭尔冰糕，他们忙着用手机或照相机捕捉着这条街道上的春天全貌。听他们的口音，都是南方人。南方的春天，北方的春天，到底有什么不同？在温差上，北方的春天大概是南方的冬天，在南方，几乎感觉不到春天，它何时来，又何时走？没有人知道，又似乎根本没有春天，直接就入夏了。春天在哪里？没有人知道，亦无法用景色来判断，因为即使在冬天，草地依然是绿的。而在北方，到了四月初，树木还没有抽芽。

但春天是以最后一场雪的姿态出现的，纷纷扬扬，称之为“鹅毛”不为过，冬天也没有下过这么大的雪，只是这场雪落地即融，紧接着，雨便落了下来，不大不小的，裤脚上的泥点成为这个春天最初的记忆。印象最深的，是把出现在路口的雨伞，在呼呼响的大风中吹得东倒西歪，似乎之前所有与冬天有关的蛛丝马迹都被吹走了。

春天化身为雨是可以预见的。对于四季分明的哈尔滨而言，下一场雨是让人欣喜的，这表明天气开始一点点变暖，此前的各种寒冷正在逝去，所有的花朵都在等待绽放。滴滴答答的雨声，将这座城市的修辞全部带入春天的景象。春至雪融时，雨，无疑会成为春天的主角，那是时间的湿意，一种很柔软的东西，像往事，情绪有些泛黄，情节有些模糊，一部默片承载了人类多少年的回忆。

春天到底在回忆些什么？我至今依然知之甚少。



《留香》 版画于佑佑



请关注  
文旅频道  
妙赏专栏